

断根草

下册 王德明◎著

今年的庄稼瞎了，山山岭岭上尽是没有熬出夏季就枯死了的作物，远远看去，那种在生命将尽时挣扎扎去的模样，在深秋煦暖的阳光下依然残留着。如今已对未来无望的薛贵来，猛然觉得如今的现实让自己有些尴尬，这种尴尬中包含着他曾经不把女子当回事的负疚感。

断根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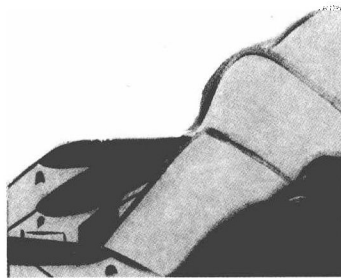
王德明 著

【下册】

断根草

【下册】





【第二部】城路

第二十三章 静静

北黄县接连发生的两件事，让满街巷到处都是议论。消息插上了翅膀，从前街放屁后街就能闻到臭气的小小县城，飞越山梁沟槽，迅速向四方传播。事件在传播中被着色、放大，情节也更曲折。尤其是第一件事发生的前兆被涂上了荒诞而恐怖的色彩。不到一天时间，多个版本就在相互佐证中不断翻新，晚饭后，人们纷纷守在电视机前，早早锁定了县台频道，焦急地等待着官方的消息：

“本台记者报道：昨天晚上十点四十分，位于我县区中心的一家卡拉OK厅发生火灾，造成一名服务员当场死亡，四名严重烧伤，在送往医院后，又有三名死亡。事件发生后，县上领导高度重视，迅速做出指示，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明起火原因，处理好善后事宜，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。另据本台记者报道：昨天，位于我县北郊的垃圾场发现一名女尸，我县警方在接到群众报案后，迅速赶往现场。经过初步调查，死者身份已确定，警方初步推断该案属情杀。死者，女，年龄二十岁左右，四川籍，死时面部遭毁，系我县某家卡拉OK厅服务员。以上两件事情发生后，县上主要领导迅速做

出指示，要求各相关部门立即联合行动，查原因，找问题，定措施，针对我县某些行业存在的管理上的问题对症下药，尽快施行规范化管理，杜绝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，为我县营造一种开放、文明、安定的社会氛围。据警方表示，他们已向社会公开承诺，限期破案，缉拿凶犯。在这里，我们也正告犯罪分子：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只有尽快投案自首才是唯一的出路……”

“嘿嘿，放你妈的屁哩！”“心语”卡厅的电视机前，一个面皮白净、头发溜光、瘦瘦小小的眯缝眼碎后生看到这里时，不胜好笑地自语着骂道。

“闹出了人命，哪来的出路哩？只有被捉住吃枪子！”在一堆花枝招展、争奇斗艳的小姐中，这个老板孙爱花的侄儿、在卡厅里专司打碟的碎后生三猴很显老练地说着。

小姐们一个个专注地盯着电视，没人理他。

“电视里的话还当个真？都是些顺嘴说惯了的口水话，耳门子上过去就对咧，娃娃家不要瞎驳弹！”孙爱花批评着三猴的幼稚。她四十来岁，但看上去也就三十岁左右的光景，往那儿一站或是一坐，浑身上下就都透着一股子精干气。爆炸式的头发，白净的肤色，款式别致的衣裙，亮锃锃的高跟鞋，耳垂、脖颈、指头上亮闪闪的金货一一到位，胸脯一看也是有模有样，但细瞧就有些可疑，毕竟两个娃娃吮咂过的乳房出过大力，早已风光不再，纵是二百块三百块的乳罩也好、衬垫也罢，再怎也找不回逝去的青春，有钱也不行！

这两条新闻一完，小姐们就开始唧唧喳喳了。孙爱花这时却摆下脸训教起了小姐们：“平时常给你们安顿个这，安顿个那，告诉你们该怎个不该怎个，可你们谁也听不到耳朵里，一个个一副半脑子样儿！客人一叫，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偷偷走咧。我孙爱花挣不上台费事儿小，可你们出去万一遇上个事怎办哩？你们既然是这儿的小姐，我这个老板就脱不了干系！你们知道男人是个甚？出来好好挣给几年钱，然后悄悄地回家各安本分，才是精明人的做法。现在看见了罢，那个被杀的四川小姐肯定平日里就爱和客人拉拉扯扯搞关系，可怜年轻就把命送在了门外。别人咱不说，咱们这儿的王艳现在是个什么下场？刚刚吃饭前我还又把她美美骂了一顿，她狗日的披头散发坐在床上一声不吭，自己做下鳖孙事儿咧！那个新来的做饭女子润梅叫了两次她都不吃。我骂说，要死你死在外面去，不要往我‘心语’里死！”孙爱花的话停住了，她扫一眼静默不语的众小姐，正要继续往下说时，电视里的一

条新闻突然吸引了她：“本台消息：我县××贸易公司总经理牛文举因涉嫌贪污受贿近日被检察机关‘双规’……”小姐们都看着脸色开始变得忧虑的老板孙爱花。这时，传来一个男人声音，叫她接电话。

看着孙爱花匆匆出了门，三猴赶紧点上根烟。已把名字改成陈媛的陈小莉这时冲着一个小姑娘叫了起来：“安丽，安丽！电视上说的那个牛经理就是你的男拜身么？”惊惊怪怪的小莉声音一落，别的小姐七嘴八舌也问开了。

安丽是关中人，操一口普通话，年龄有二十大几的样子。原先她在一家小剧团或是马戏团工作，后来单位倒塌，她就跟风进了“小姐”的队伍。安丽脸庞儿俊，条儿顺，也有一定的受教育背景，更兼有城市生活的熏陶，所以整个人身上有一种成熟女人的魅力，虽然谈不上在小小的北黄县名噪一时，但也颇有人气，很是让一些四五十岁的客人倾倒。尤其是各路玩家中那些土生土长、土头土脑、刚刚暴富了没几天、腰里缠着烧钱的老玉米型财主。刚才新闻里说的牛文举就是在各路玩家中逐渐胜出的主儿。今年五十多岁，之前是个总经理，小有实权。之前常来“心语”，跟安丽打得火热。安丽曾蜷在牛文举的怀里，嚶嚶呜呜地轻诉着生活的艰难。这样，牛文举就澎湃起了男性的豪情，就把算盘打到了公司资产上，就成了电视里的典型。而此时的安丽却黯然神伤，继而心惊肉跳、魂不守舍——她“借”牛经理的五万块钱，看来是好借难还！检察机关像一团裹挟着雨雪的浓云一样，随时可能向她压来。

姐妹们围着安丽一片唧唧喳喳，其中有真替她担心、帮忙出主意的，也有假关心暗自高兴、故意危言耸听以泄妒意的，只有年龄最小的小姐喜梅，还有三猴不关心此事，二人在一搭嘻嘻嘿嘿、猫递爪爪。

包厢里，孙爱花焦急地踱着步子，不时抬手看看表，然后像是下了决心似转身往出走。刚到门口，她又站住了，迟迟疑疑地左右看，这时，润梅在昏暗的过道里出现了。

“哎，润梅。”孙爱花勾勾手，“你过去叫安丽，说有电话找她。”

润梅答应一声，加快步子就去了前厅。

孙爱花回身对那个男人说：“你赶快去雇一辆出租车，连夜把安丽送走，我和润梅给帮忙收拾东西。快！一阵来了客人还要招呼哩，紧趁点把这事先处理掉。”

天早早就黑了，北黄县的主街道上，一家家卡拉OK厅的霓虹灯争相闪

烁着。一辆浅黄色面的在离“心语”不远处的树影下静静地停着，不一会儿，三个人影就在一处两层平板房的楼梯口出现了。

“安丽，我就不再送咧，路上自己多操心，一定要记住，不能给这搭再打电话，一刀子断利，我这是操的好心！”这是孙爱花低低的声音。

“嗯，知道……”安丽的声音带点哽咽。

“润梅，你帮忙提东西，把安丽往车上送。”

面的开始发动了，安丽把脸又一次探出车窗，润梅看到两行泪珠从安丽的眼里掉了下来。

北黄县毕竟是小地方，虽然主街道上到处都是闪烁的霓虹，但放眼望去，整个街上空荡荡冷清清的。街上的路灯亮一盏瞎两盏，与吃喝玩乐不相干的商店早早都关了门。夜晚的北黄县，繁华与冷清、昌盛与凋敝之间，形成一种极其鲜明的对照，这曾让初来乍到的润梅深感困惑。

和小莉第一次漫步在夜晚的北黄县，不到半个小时，这条在该县算是最著名的街道就走完了。小莉对她说，北黄县遍地都是石油，全国各地的大老板小老板都跑来钻井打油，包括有些外国老板也和当地有权的人搭上关系跑来打油哩，所以卡厅生意就特好，而且老板们出手阔绰，要么各地的小姐都呼啦啦往来跑——钱好挣！至于当地人，暴发起来的毕竟是少数，大部分当地人还是些老玉米棒子，富是比原先富一点，但哪能跟人家油老板们比？！养上个油罐车推土机在这搭就算是有本事人咧。这些家伙们都是卡厅里的主顾，所以这搭现在就红火起来个卡厅和酒家。

浅黄色的面的屁股夹着股烟，转眼就消失了，润梅望着空荡荡的大街，两眼茫然。远处的一盏街灯挣扎着忽闪了几下后彻底瞎了，一个猫着腰蹬三轮车的身影，正被一片黑暗吞噬。润梅侧转身，朝“心语”看去。

闪烁的霓虹下，一辆黑色桑塔纳在门前静静地停着。离桑塔纳不远，一个烤肉炉子正往起蹿着火星。“静静，贵生一晚上爱你几回？”三猴那油里油气怪腔怪调的声音在烤肉炉子前响了起来，接着就是喜梅咯咯咯的笑声。

“哎哟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再这么价我就给你姑姑告哩！”名叫贵生的后生微笑着，没言语，熟练地翻着手里的肉串。

“薛润梅！来，坐，我以后要好好巴结你这个做饭的哩。”三猴一看见润梅就故意大惊小怪、油里油气地来了一长串子怪话。“贵生，再加上十块钱的肉给润梅！”碎三猴热情地招呼着。润梅赶忙客气地笑着摆手推辞，

这时，一张脸探出“心语”的门，冲三猴喊：“还在那儿干啥？客人要唱歌哩！你姑姑害气咧！”“是刘乡长请客，毛毛雨！”三猴也不管润梅怎么推辞，慌慌忙忙撂下一句话，拉起喜梅就走。

“不吃白不吃，那些人的这号钱又不算个钱，坐，坐。”贵生招呼着手足无措的润梅说。

静静含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润梅。“听说刚来了个做饭的，就是你？”她友好地问。

“嗯。”润梅看着她说。

“原先那个做饭婆姨走咧没？”贵生问。

“这几天带着哩，明儿走。”润梅说。

“你原先没在灶房当过大师傅？”静静问。

“只在食堂干过服务员。”

“谁介绍你来的？”静静走下台阶，坐在润梅跟前问。

“陈……”润梅差点又顺口滑到“小莉”二字上，“是陈媛介绍的。”

“好咧，赶紧往里送。”贵生把烤好的肉串往盘子里一码，吩咐着。

“你去你去，我要跟——”静静不耐烦地朝贵生摆着手说。“哎，你叫个什么？”她掉回脸接着问润梅。

“叫个薛润梅么，叫个什么！”没等润梅开口，贵生就没好气地来了一句，然后小伙子再就敢怒不敢言，悻悻地亲自端起了盘子。静静身子一软，咯咯咯就是一串笑。

这时，一辆人力三轮停在了“心语”门前，三轮上下来两个男人，他们低低说笑了几句，然后会心地相互拍肩进了卡厅。润梅从他俩的话里隐约听到“丹红”二字。

静静说：“又是来找丹红的。不过，看他俩那副架式肯定没戏。”

润梅问：“为啥？”

“丹红是城里小姐，长得俊，自认为了不起，常品着个脸，拿着个架子，坐台挑客人。”

“对着哩，‘心语’的小姐最数丹红俊。”

“安丽长得也俊着哩，但家伙是个财迷脑袋，只挑钱。”

“结过婚的人，家里有光景，想法不一样。”

“就是。丹红只要手里有两个钱，就开始挑三拣四不好好坐台咧。你没

来那阵家伙美美叫孙老板骂了一顿，但骂归骂，老毛病不改，照样挑那号人帅气有派头又年轻的客人，贵生有次拉起话还说，也不知这个丹红一天想些甚，当了小姐，又不好好挣钱，图个甚？想不通！”

“人家安丽才是精人。”

贵生这时出来了，他抱着几筒饮料，满脸是笑。“刘乡长今儿喝得有点大，猛请客哩。”他一边说话，一边把饮料往静静和润梅手里递。“‘三合一’的芒果汁，随便喝，像健力宝我连拿也没拿。”贵生说着话，又掏出一盒烟，得意地给静静亮了亮，“十块钱一盒！见过没？”静静顾不上理他，忙着往开打饮料。

润梅问他们：“刘乡长是怎么个人？”

贵生说：“五里崩乡的乡长，年龄四十大几五十的样子，中等个子，人扑猛一看，可一般哩。”

润梅：“这辆小黑车是不是刘乡长的？”

静静说：“不是。是个钻井老板的，三猴叫人家白脸经理，好像是天津还是哪搭的人，咬一口洋腔，听三猴说，白脸整天巴结刘乡长是趁揽活儿哩，五里崩乡现在打油都打疯咧，要么刘乡长这么风光？花钱就跟扬黄土一样！看人家，再看咱们……”

润梅不解地问：“那么庄稼现在有人种没？”

贵生接过话说：“对于这搭的受苦人来说，现在种庄稼纯粹成了个捎带营生，就这也是老年人的营生，但能跑动的人都在石油上谋着哩，谁还有种地的心思？连婆姨女人黑天半夜都出去偷油哩！我们那搭现在是河里漂着油花花，毛驴子滚成个油蛋蛋。”

润梅问：“毛驴子？”

贵生说：“偷油时吆上毛驴子驮哩。现在的社会都叫一个‘钱’字把人苦害咧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各路都削尖脑袋日谋夜算往那口黑水水（原油）里钻。”

静静说：“现在时兴招商引资，谁只要出资，就可以有一个地方打油，要么现在的外地老板这么多，卡厅生意这么红火。而那家卡厅里也不会着火，那几个小姐也不会送命！”

润梅接着问：“那几个小姐是哪里人？”

静静说：“好像是湖北的。”

润梅说：“怎个着的火？查见原因咧没？”

贵生说：“肯定是哪个客人喝醉咧，把烟把儿掉在了沙发上，要么就是电线引着的。”

静静说：“有人说着火的前一天，半夜里那家卡厅里有小姐哭哩，虽然哭的声音并不大，但听起来疹怪怪的，而且走到卡厅门口和站到马路上听得一样清楚！”

贵生也说：“听一个骑三轮的说，哭声有时在卡厅里，有时又在卡厅的房顶上空，过了会又到了马路上，反正肯定是小姐的魂先走咧，哭声肯定是鬼魂的。”

他们的话停住了，肉串炉子前，一时间没了声音。短暂的寂静稠醅醅的，让人有种后背发紧的感觉。这时，“心语”不远处巷口拐出三个说说笑笑的男人，两高一低，年龄都在四十岁上下。婊蛋子显然是个人物，他像个鸭子一样居中走着，连说笑的声音都比那两个人响亮。

看着那三个人，润梅差点笑了出来。一颗得意扬扬的大脑袋在婊蛋子人的肩上顶着，看不出有脖子的衔接与过渡，就像正月里闹秧歌队伍里的大头娃娃，煞是可笑。一个高个子抢步上前推开门，婊蛋子大大气气很是受用地走进了“心语”。

润梅看一眼静静，又看一眼贵生，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。“低个子人就像个鸭子将军，势还扎得老硬，看个把他还能得好像跟个大人物一样……”润梅说完又笑。

静静也开口了：“那个碎蛋蛋人三天不来两天就来，是‘心语’的常客，尤其礼拜五礼拜六，非来不可。”

贵生说：“不要看人家是个婊蛋子，人家可是油矿的供应科长！巴结不上的人可多哩！连老婆的卫生巾都是日本鬼子造的，给小姐小费出手就是千儿八百，一盒烟抽半袋子白面钱，一顿饭吃一头牛钱。听三猴说裤带是个什么鱼的，一条好几千！”

静静说：“三猴说碎蛋子人的爸爸是石油集团的头头，权可大哩，想让谁发财，写个条条就搞定，太简单咧，毛毛雨！”

贵生说：“唉！有个好老子比什么都强。听说这个碎蛋子科长的老子没当大官以前，他小子屁也不顶，二十几上那阵连个婆姨也问不下。但有个工作、但有三分长相的女子连正眼都不看他！一年起来访东家拜西家常看对象

着哩，最后找了个说话有点大舌头的有工作婆姨。”

静静说：“三猴听别的客人说，这个碎科长小小时是个受气包，娃娃们都欺负他，加上学习又不好，老师也不眼明，整天拖着鼻脑子哇哇地哭哩，人家都叫他碎矮子。”

贵生接着说：“几年以前他还屁不顶，常叫婆姨训在墙角不敢吭声，家里做饭洗衣裳都是他的活儿……唉，看人家现在！”

润梅问：“跟婆姨现在咋个？”

静静说：“婆姨给家伙养下两个儿，所以家没散。”

贵生说：“婆姨只管享福就行咧，至于男人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一概装个看不见，根本不敢跳弹，顺格溜溜的，现在反过来给男人洗脚哩！人啊，什么时间也是有权有钱好！”

静静反驳他一句：“废话！你要是人家，我天天给你洗脚！”

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嘻嘻哈哈斗起了嘴皮子。坐在一旁的润梅友好地微笑着，但她却明显地走神了：一瘸一拐、鬓角满是白发的二老薛，旺泉村老薛家那两眼烂钵钵土窑，都开始在眼前浮现。“啪——”二老薛一记耳光打了过来，自己悲痛的哭声在清晨的山野里回响着，长满杂草的坟堆上落下了一串串悲苦的泪。润梅脸上的笑只剩下了嘴角那浅浅的一抹。这时，一对斗嘴的男女也消停下来了，两个人同时把异样的目光投向润梅。润梅努力轻松着样儿又问他们：“你刚才说那个科长礼拜五礼拜六非来不可是为啥？”

静静说：“你刚来，大概还不知道，因为一到礼拜五礼拜六，大学生小姐就来咧，所以说，不光碎蛋子科长，别的客人也直往来跑，生怕落在人后……”静静正说着，话突然停住了，她的眼睛朝“心语”的门口看去。刚才进去的两个男人出来了，接着他俩身后就跟出来了温小慧和白霞两个小姐，再接着老板孙爱花也出来了，她满脸是笑，热情地送着客。

几辆人力三轮箭一样冲了过来。一辆面的也挟着股风停在了“心语”门前。“三轮送，三轮送，师傅，三轮送……”几条汉子蜂拥着朝两男两女围了上去。“师傅，三轮送，三轮送，师傅……”在一片争夺声中，两个客人拨开围挤在跟前的汉子们端直朝面的走去。汉子们这下不争了，很自然地闪开了一条路，他们的注意力纷纷转到了两个小姐身体的各个部位上。身形玲珑的白霞在钻入面的的那一刻，汉子们的眼光齐齐落在了她那微微后撅的屁股上……

面的屁股一冒烟，载着男女们傲慢地驶向了黑夜，驶向了众汉子们既想象不到又能想象得到的地方。面的消失了，但小姐们身上的香水味却还幽幽地往汉子们的鼻孔里钻。“日他个先人！谁家做出来的面的？”一个汉子拍一把自己的三轮笑骂着。突然，这个汉子推起三轮急速助跑，然后飞身跃上三轮，箭一样朝另一家卡厅冲去，接着，别的三轮就跟受了惊一样呼啦啦在“心语”门前消失了。

贵生感慨地说：“看现在！对于下苦的瞎汉来说，挣个三块五块，你动作慢了都抢不上，现在的社会，人和人比，有的在天上，有的在地下，差别太大咧，看了让人心里又发痒又发慌，不是滋味！”

静静拍一下他：“废话！怪自己没本事，看人家刘乡长！”然后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：“刚刚那两个人想找丹红没戏，现在看怎个？孙老板一般不往门口送客，可刚才满脸是笑把那两个人往出送，肯定是替丹红打了假幌子才圆了场的，要么一般情况，客人肯定生气地走咧。”

贵生说：“生意人永远是生意人，何况孙老板。”

润梅问：“假如孙老板硬叫丹红出台，可丹红又硬是不愿意，这号情况怎办哩？”

静静说：“只好把丹红骂给一顿，再没办法。”

润梅不解地问：“那丹红就不怕孙老板把她赶出去？丹红这么俊的小姐，孙老板就不怕万一骂走了怎办？”

贵生回答她说：“这里面有说道理。一是哪个老板也喜欢自己卡厅里多有几个俊小姐，虽然像丹红这号人挑挑拣拣怪毛病不少，但小姐俊毕竟能给卡厅引来生意哩。再说丹红挑客人，但毕竟还有一些上档次的客人，不用老板言传，丹红也给坐台哩，所以老板有时骂归骂，但不可能往走赶。二是开卡厅的都要有三下两下哩，像孙老板虽然是个女人家，但会来事，还有个侄儿子在北黄县混得好，一般地痞流氓小混混也不敢来‘心语’里胡跳弹，所以在这搭当小姐比较安全，所以小姐就不想离开这号地方，所以老板就敢骂哩，虽然你长得俊……我有时常想哩，不要看这些小姐一天穿得洋，一天也能挣两个钱，但跟人家真正有钱人一比，算个什么？人家有钱人把小姐当个什么？细想起来小姐和那些骑三轮的有啥区别？无非一个是男一个是女，无非是一个下苦一个贴身子，归到一起，实质是都是没办法的可怜人！有钱人家里有婆姨还天天出来换着耍小姐，大老婆二老婆明老婆暗老婆养一群，可

没钱人哩？就一个老婆还收揽不住，不是翻脸无情跟上有钱人跑咧，就是出来当了小姐咧，自己听名有老婆，实质上顶个没老婆，脸面还要叫世人刮，前面走后面就说不定有人指，连娃娃都要被人欺负，连家里人都跟上抬不起头，像刚才温小慧和白霞的男人就是例子……”

静静接过话头也说：“对着哩，对着哩，润梅，说不定再过几天你就能在‘心语’门口看见一个个子不高高、模样还周正、一身酒气摇摇晃晃的男人，那就是白霞的老汉，三猴说外号叫个二万，人一满是个死痞流氓脏片子，一点也不务正，天天就是个酒、酒、酒，喝不够的个酒！成天醉着哩，家里光景没法过咧，白霞才跑出来当小姐。”

润梅就问：“白霞男人为啥叫个二万？”

静静说：“三猴听白霞说，二万他妈年轻时是个有名的风流货，嫁汉可欢哩，后来和二万他爸爸就离了婚。二万小时候就是个捣蛋鬼，一身流氓气，不好好念书，初中没毕业就被学校开除咧，开始在街上逛荡。后来为给二万找工作，他妈让一个当官的野汉给一个单位划拉了个条条，拨了两万块不知什么名堂款，然后那个单位就把二万招成国家正式工人咧，所以单位上的人慢慢知道这事后，‘二万’这个外号就叫出去咧。”

润梅问：“既然……为啥二万现在运气这么背？”

静静说：“二万妈后来害病歿咧，人一下就没了靠山，再后来二万的工厂单位也倒塌咧，白霞的工厂单位也倒塌咧，两个成了一对下岗工人，加上二万从城里长大，好吃懒做怕动弹，根本放不下身子下不下苦，还一份好喝酒，账欠下一屁股，就这还常把些狼不看狗不闻的朋友混回来一窑喝酒。白霞刚下岗那阵揽工着哩，挣下两个钱尽给小卖部开了酒钱咧。三猴说白霞有次喝醉咧，哭着说，冬天家里可怜得买不起炭，夏天娃娃可怜得吃不上瓜果，那年腊月天一满看见过不了年，她就一咬牙出来当了小姐。”

润梅问：“那白霞和二万现在怎个？”

静静说：“听说凑凑合合还是一家人，但白霞一般不回家，到月头，把家里该吃该用的零七碎八一买，再计算着给二万撂下两个酒钱，反正刚好够他一天一瓶四五块钱的酒钱就行咧。”

润梅问：“娃娃怎个着哩？”

静静说：“二万除了一天一瓶酒，再就是带娃娃。”

润梅“哎呀”着说：“这号男人！”

静静咯咯笑着：“就这二万还不行，过给一段时间就来找白霞要钱，先是打幌子说娃娃感冒咧肚痛哩，看病要钱哩，后来白霞发现不对，再就不信二万的话咧，再后来二万没个什么借口，就来耍赖皮硬要钱，白霞怕丢人，塞给两个钱赶紧把醉鬼老汉打发走。开始时醉鬼一走白霞就哭一鼻子，现在不哭咧，三猴说，白霞打算赁个地方和醉鬼老汉离婚。”

可是贵生却说：“这号婚难离哩，离了婚，谁一天给二万一瓶酒钱哩？”

润梅问：“白霞怎找下这号无赖小子？”

静静赞同地说：“假如找个务正人的话，白霞不可能当小姐。”

贵生笑着说：“那可不一定！温小慧的男人倒老老实实是个务正人，可顶啥哩？婆姨照样出来当小姐。”

静静突然咯咯咯笑了起来，她一边笑一边不住地点着头，嘴里连连说着：“三猴那个坏家伙……”

贵生就继续往下说：“人家温小慧的男人从关中来婆姨，那个坏小子三猴半夜三更跑去听人家的门，听罢又在卡厅里到处宣扬，说人家男人那方面屁不顶。先是……后来刚听见温小慧哼哼了两声就没事咧，然后男人长出一口气，说常不弄，东西闲坏咧！温小慧给男人宽心说，这么远的路，坐了一天车，可能是累了。男人又长出一口气说，不是坐车累，主要是人的精神问题，情绪问题。温小慧就又说，不要愁，等我再干上几年，攒下钱咱就在县城做个生意，要么给你买上辆出租车，你在外面跑，我在屋里带娃。男人不再言传，然后又转弯抹角问卡厅和小姐的情况。温小慧编谎话骗男人说，陕北这地方落后，人保守，卡厅就是光喝茶、跳舞、拉拉话的地方，再没有别的事，其实小姐就是个服务员，你不要听人家说小姐长小姐短的事，不要胡思乱想。陕北这地方的卡厅正规得很，陕北人都木头木脑的，除了跳舞，再连你的手都不敢摸，咱挣的钱光明正大干干净净。三猴说他在门口听到这搭，差点笑出来，赶紧用手把嘴捂住。后来，一个屁憋不住，三猴跑开咧。”

静静打趣地说：“现在三猴那个坏小子有时挤眉弄眼要逗温小慧说，常不弄……东西闲坏咧，温小慧就追着打那个坏小子。”

润梅浅浅笑了下，说：“温小慧男人干啥着哩？”

静静笑罢说：“好像是关中哪个小县城农村的，也是个不会抢不会骗不敢做歹事光知道受死苦的没本事瞎汉。听说家里光景还能凑合，老人给修下三间平房，顿顿能吃上白面，就是没冒钱（横财）。”